

蔡军 著

作家出版社

生 死 非 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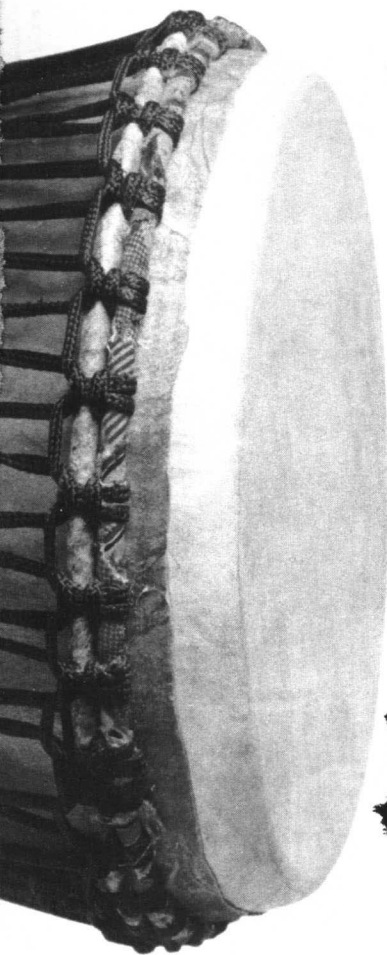
I253.1/43

2007

著

作家出版社

生死非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死非洲/蔡军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 - 7 - 5063 - 4124 - 0

I. 生… II. 蔡…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7452 号

生死非洲

作者: 蔡 军

责任编辑: 安 然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

版式设计: 吴 言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乾沣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 × 210

字数: 250 千

印张: 9.75

插页: 4

版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124 - 0

定价: 3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在阿比让制作象牙麻将

在科特迪瓦的阿比让买象牙，就像我们在国内买萝卜、白菜那样的简单容易。



阿比让西北方的由布宫市区，有这样一座建筑奇特的教堂

阿比让西北方的由布宫市区，有这样一座建筑奇特的教堂。外形极像一个海螺壳，不知是哪位设计师的杰作。

每当看见她，我都会想起中国的『螺狮壳里做道场』那句话。



塞拉利昂地图(钻石海岸)



塞拉利昂国徽



塞拉利昂国旗

塞拉利昂国家很小，全国的土地面积只有七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五百万。被称为钻石海岸，是非洲几个主要出产钻石的国家。



海滩上卖椰子的小男孩

常听人说热带水果不仅品种多、味道好，而且个头还大。到了非洲一看果然如此，水果的品种很多，但这里主要的是菠萝、香蕉、橙子、柠檬以及木瓜、杨桃、椰子、芒果等等。

一个普通男人的致命错误和伟大传奇

何建明

蔡军走了，蔡军不知走到哪里去了。这是十几年前发生在京城的一定范围内闹得有些沸扬的一件奇事。这个蔡军！他干吗去了？为什么突然消失？

所有认识蔡军的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其实蔡军到哪里去，除了他的亲人着急外，没有人真正在意。因为蔡军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回城知青又当了许多年首钢工人，觉得没多少前途又自己“下海”出来当个体户，而且干得没有一点儿出息，不像他的知青战友梁晓声等人回城后就出了名，有好日子过，有体面的社交和声誉。

蔡军因此走后再没有人关注他，时间一长——长得连家人都有些对他灰心丧气了。谁受得了？走哪儿？干什么去？死还是活了？活脱脱的一个大男人就这么离家远行，而且杳无音讯。

一年又一年，十年过去了。蔡军的亲人和好友渐渐把这个人淡忘了。突然有一天，蔡军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平静地告诉我们：他到了非洲。是从非洲回来的！

就你蔡军？连句外语都不会，口袋里几十美元都拿不出来的穷光蛋？十年非洲生活？吹牛！牛大了！

然而蔡军拿出一大堆他在非洲的照片和实物，说：“这能假得了？我

在非洲死里逃生好几回的人了，有什么可以骗你们的？”

照片上的景物不像是假的，还有那些只有非洲热带地区才有的实物也不是假的，再有蔡军一口流利的法语也不是假的……蔡军这个家伙真的十年在非洲呀！

哈哈，十年非洲！几乎分文没带的一个五十岁的半老男人独闯非洲，算全中国唯蔡军一人了吧？！

蔡军就这样重新回到了我们生活中，回到了北京他的故乡，回到了他的亲人和那个永远在等待他的温暖平和的家……

某种意义讲，蔡军该死。该死在他悄声地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亲人和朋友们焦虑与无望的期盼；该死在他根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独去非洲那个遥远得让我们感到害怕的地方；该死在他竟然能在那个连老虎和大象都活不下去的地方整整呆了十年！

蔡军该死，可他竟然又奇迹般地活着回来了。蔡军算个男人，算个从死亡之旅坦然回来的男人。而从非洲回来的男人，如果像蔡军这样既无金钱支持，又举目无亲独闯那片神秘热地而活着回来的人，应该算是个伟大的人。

你敢去吗？你能像蔡军这样一不会外语，二身无分文，三将近五十岁的年纪，而且一呆就是十年，你敢吗？你不敢，可蔡军敢，而且他竟然从非洲回来并带回了许多他想要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可能有的经历与情感、磨练与超度、死亡与升华……

一个平民身份的半老男人独闯非洲十年，其经历与过程，你只要闭上眼睛稍稍想一想，就会感到惊心动魄和有些好笑。他蔡军够神乎的，在非洲他竟然成了当地名声很大的“中国名医”——医治好了很多友好的非洲兄弟！他蔡军够了不起的，能在枪林弹雨中、热带雨林边坦然地做他的几个生意，并在刺刀刃上舔着血、赚着钱、玩着他的“业余爱好”……整个儿唐吉珂德！

其实我们并不太懂蔡军。他是个平民百姓，但蔡军一生自知命运对他

不平，他内心有许多自己的追求和东西，然而生不逢时、生不逢地的他，在五十岁前没有任何作为，一直在别人的底下生活着、工作着，永远是劣势状态。就是走出首钢高炉后，当了个体户，还是不如人家会赚钱。蔡军因此内心有了一种苦涩的最后挣扎。他想不出在中国这块地方自己还能干出什么比同年龄的伙伴或亲戚中的任何一位更了不起一些。于是他来了一次彻底的冒险——独闯非洲。可结果非洲并不好玩，去后的他别无选择，只有两条路：要不死在那里，要不想法活下去才有可能回到自己的祖国和亲人身边。蔡军最后无奈而本能地选择了后者……这就有了他《生死非洲》的传奇经历。这个经历极其本色。他蔡军不是作家出身，过去没有写过什么文章，然而此次一挥就是几十万字。足见他内心装的东西激荡得让他无法眠睡。而正是他这份丝毫没有的粉饰，足够让我看后感动和敬佩，甚至不时流泪……

我坚持以为，芸芸众生中，我们还没有几个人能像蔡军十年生死在非洲，这种经历对一个男人来说，既刺激，又悲壮。我相信，虽然从非洲回来的蔡军也根本没有发财，可他内心的精神世界已经是个富翁了。这种富足可以让一个男人在弥留之时安然地笑着离开人世……

男人一生不可能不犯错误，伟人都例外，更何况是普通的男人。但男人犯错误自有他的道理，其实男人对自己的错误最清楚，内心也最痛楚。男人总有抹不去的所谓尊严，这尊严有些会极度地伤害自己的亲人，其实也根本地深深伤害了自己。但既然是男人，选定了自己的路后，或苦，或死，都是自己的事。

男人很累。男人有一串串致命的错误，而男人的致命错误有时也成就了他伟大的一面。

让我们从蔡军的致命“错误”中看看他有些闪光的东西吧！

2007 年秋于北京

第一章 走进非洲

我看出她是妓女，一个穿着非常暴露的黑妞。

她走到我面前笑着对我说：“麦续！功当姆哇？”（法语：先生！喜欢我吗？）一身短小的紧身衣裤，把身体各部分的曲线都清晰地勾勒出来。突挺的乳房很丰满，在人眼前颤颤地抖动着。已经不能再短的小短裤，上面露出平坦的小腹和肚脐，下面是两条光溜溜的大腿。

我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继续向前走。

天很热，这是非洲的特征。

突然，眼前出现了几个身材高大粗壮的非洲黑男人，有的拿着枪，有的拿着大砍刀。拿着大砍刀的那个黑人，另一只手还提着一块血淋淋的肉。我看出那是一个男人的生殖器，还在往下一滴滴地淌着血。

这是碰上打劫的了。我把身上所有的钱和值钱的东西都交给了他们。可是他们还是向着我咿哩哇啦地喊叫着。

他们说的是当地的土著语，我虽然听不懂，但还是能从他们的表情中感觉到危机就在眼前，赶快把身上所有的口袋都翻出来，让他们看确实没有东西了。

那个拿大砍刀的黑人，瞪着布满血丝的红眼睛，把刀慢慢举起，举得很高。

我绝望地看着他举起的刀对着我的脖子狠狠地砍下来……

“啊——”我惊恐地大叫一声，本能地向一旁躲闪。陡然的阵痛

让我下意识地睁大眼睛环顾着周边的环境，发现自己满身大汗地从床上滚到了地下，惊魂未定中右手仍然抬得老高，护着脖颈。噩梦，这又是一场噩梦。

逃出非洲回到北京已经三年了，很多次都是被这样的噩梦惊醒。

我不知道经过这么长时间平静、舒适的生活，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噩梦。更让我感到纳闷的是，同一个恐怖的场景为什么会反复地出现在我的梦里。

妻子被我吵醒了，关切地问我是不是又做噩梦了。

我支支吾吾地爬回到床上，又钻进被窝里。今年冬天暖气烧得很热，虽然是三九天，屋子里却很暖和。席梦思床软软的，一床薄薄的丝绒被，再加上一个丝绒毯，又轻又暖地盖在身上，仿佛置身于人间的天堂。我喜欢这种感觉，这是一种只有像我这样经历过生死劫难的人才能体会得到的幸福感觉。

自从回国之后，遇到的朋友们提问最多的一句话是，你怎么去的非洲？

那是1991年11月底，我带着简单的行囊和心中并不十分清楚的未来，看似潇洒地从北京出发了。

国际列车没日没夜地开着，虽然也有些兴奋，但是心里总是感到沉沉的。想想自己除了二十多年前上中学的时候，学过的那点儿几乎已经忘光了的俄语，再不会其他外语。身上也没有多少钱，不知道将来能到世界的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能碰见什么人，能干些什么事。甚至还能不能再回来都很难说，我居然就这样出发了。

进入俄罗斯境内，面对车窗外陌生的人景、风情、建筑，心头蓦然涌出一股涩涩的酸楚。望着镜中早生的白发、容颜的沧桑，那一刻，似乎品出了“悲壮”的内涵。

在莫斯科生活了一段时间，发现一起出国的大多数人都想以这

里为跳板，再去其他国家发展，可是想想去哪里都不容易啊。我知道自己不适应从国内向外倒腾货物的工作，但是干什么才成，心里也是乱糟糟的没底。

莫斯科的冬天真冷，临近新年最低温度已经达到零下二十多摄氏度。大雪落到地上已经不能化了，一层又一层的叠落在一起，厚厚的。我心里烦乱极了，就穿上羽绒大衣走出旅馆，走进白茫茫的冰雪世界。深深地吸进几口清冷的空气，头脑也变得冷静了许多。

一群孩子们在路边打雪仗，还有几个在滑雪，脸蛋都冻得通红，显得很健康的样子，叫喊着笑声不断。

阴霾的天空中，可以看见有鸟儿不断地浅浅飞过。不远处居然还有几只鸟儿在地面上，它们用爪子刨开地上的雪，似乎在找吃的东西。我踢了踢脚下的雪，看到雪下压着的是枯黄的草，心里泛起一丝苦笑：可怜的小家伙，冬天的雪地下除了荒草你们能找到什么东西吃呀。走近了听到鸟儿“哇哇”的叫声很像是乌鸦，我抬眼望去不禁大吃一惊，因为能很明显看见鸟儿胸脯上长着白色的羽毛。我有点不敢确认地又往前走了几步，鸟儿却“哇哇”地惊叫着飞走了。

啊！真的是乌鸦！看来“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至理名言，在这里是不成立的。再向乌鸦刨过的地方看去，不由得又吃了一惊。原来花乌鸦在这里吃的是青草。在严冬厚厚的雪层下，到处的草都枯黄了，这里为什么有青草呢？

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发现沿着公路一边的雪比别的地方明显少一些，绿油油的青草长在下面。这事可太奇怪了，一定有特殊的原因。忽然想到，这下面可能是供热水和暖气的热力管道，所以才有这种现象。

面对着丛丛彰显生机的草儿，我愣愣地站在那里。眼前的绿意